



明月诗草

Ming Yue Shi Cao

■ 殷一敏 著



明月诗草

殷一敏 著

水利工程专家的人生境界

——殷一敏与《明月诗草》

殷一敏先生，四川邻水县人，长期从事水利电力工程建设，多年重任在肩，退休之后仍工作繁忙，是位业绩卓著的高级专家，但他钟情于诗，数十年吟咏不辍，现辑成《明月诗草》自选集一卷，拜读之余，不得不令我佩服，并从中获得良多启示。

我认识殷先生大约在十多年前的一个短训班，他身体魁伟，红光满面，是班上少有的大龄学员之一，却每天总是坐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做笔记，讨论会上总是争先发言，三句话不离本行结合地方经济建设实际。给我的印象，他是一位十分敬业的科技工作者。后来我们编辑《涪陵辞典》，他被入选人物辞条，方知他是涪陵全区近几十年出现的40余位教授级专家之一。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成都工学院，在2000年退休前先后参加和主持过17座水电工程的勘测设计，主编完成多个题材总计上百万字的地方水利建设规划。退休后仍受聘指挥天宝寺水库和龙潭水利枢纽工程。现已年近七旬，精神矍铄，中气十足。直到上月认真读完《明月诗草》，方知殷先生不但是水电工程的敬业高师，同时也是一位才情并茂的浪漫诗人，不得不再次令我刮目相看。

殷先生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多写新体诗，激情满

怀，80年代以来转而喜欢七言和五言古体诗，意蕴深厚。收入诗的新旧诗歌60首（含对联10副），题材内容甚为广泛，从自然风物到工程景观，从友情亲情到天下大事，从人生追求到民情关怀，均有其即时的体察和由衷的感悟，具有诗史般价值。殷先生的诗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：多系工余或旅途所感，绘景抒情，信手拈来，并非刻意为之，颇具天然率真之趣；形式虽是七言或五言，却不受格律羁绊；多数诗作初看一般，若仔细咀嚼，却意蕴深沉，余味无穷，其中不乏击节妙句佳篇；诗风直朴豁达而意深情笃，给人以乐观激扬的感染。现举其中部分诗章玩味。

例如，《珠穆朗玛峰》：“天工铸就冰肌身，希夏毗邻结仲昆。为民立极撑天地，耕云播雨润乾坤。披星戴月迎海曙，云裳羽衣送日魂。待到月圆日暮时，半镀银辉半抹金。”作者对珠峰景观描绘贴切，联想奇瑰，虽是景语却句句情语，映照出水利工作者高尚的人生追求。“为民立极撑天地，耕云播雨润乾坤”，待到“月圆日暮时”，那是一种“半镀银辉半抹金”的欣慰。《樟木沟至狼鹿岭》诗中再次表达了这种情怀，自然之旅即人生之旅，尽管旅途“遍地黄沙滚”、“满目人烟渺”，却映照出披荆斩棘的水利工作者不达绝顶不罢休的英雄气概！《观日出》、《于成都参加监理培训抒怀》都进一步表达出一位水电科技工作者实践学习不止奋斗不止的情怀。但这种情怀的表达都寓情于景，甚为含蓄深沉。作者也擅于在新体诗中运用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，如《雪山青松》、《神女赞》，绘景真切，想象丰富，注情浓郁，给人以美

的享受，均堪称成功之作。《登庐山》则显得更为深沉一些：“雾重云低始登攀，适逢山顶天眼开。参天宝树张华盖，入洞圣贤成神仙。劲松傲立险峰顶，飞流直下白云端。谁说难识庐山面，只待九九艳阳天。”作者并没有道出“怀念彭德怀将军”的话，但读者也会在诗人营造的开阔想象空间中联想到“庐山会议”与彭德怀的遭遇，“谁说难识庐山面，只待九九艳阳天”，诗人巧妙地架起景语通往情语的桥梁，而此句并非硬凑，却是与第二句“适逢山顶天眼开”顺理成章的时景衔接，说明作者诗艺非同一般，若进一步问诗人为何对“庐山”产生了思维敏感？那是他对祖国和人民充满了深深的爱。请看作者2008年春写的《我为改革鼓与呼》，虽是对“田土荒，禾稼疏”的现实忧虑，却是对近30年来的改革予以肯定，并对以深化改革来解决“未来粮食谁人种”寄予厚望；这首诗仅5句，但为读者营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。若与《登庐山》、《读南方来信》、《为真理而斗争》、《寄语香港迎回归》等诗结合起来看，可窥见诗人正直博大的爱党爱国情怀。这些篇章都是《明月诗草》中的佳构。

明月山山脉西麓的邻水县乃地灵人杰之地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殷先生不愧为当代邻邑杰士。若以长期在涪陵工作而论，这里已是其第二故乡，亦可目为涪邑当代杰出人才。鄙人之所以这样认为，是殷先生不但专工而且善诗，以工为主，以诗为辅，相辅相成；人生如诗，诗如其人，一生乐观向上，巧慧而充实，惠及社会，颐养自身，“三立”并就，秀拔于群，能不杰出乎？

殷先生这位水利高级专家钟情于诗，绝非附庸风雅，

而是他的天分与乐趣，因为有诗心与诗趣，使他的工作和人生充满诗意，或者就是有人所说，做到了诗意地棲居，诗意地工作与生活，个中真谛唯有乐此不疲者自知。

大凡有着诗性灵感的人，必然会对生活中接触的事物充满浓厚的或一定的兴趣，老是想从中有点儿什么新的发现，一经有所获，必然产生持续的正向激励效应，会对学习和工作产生持续不减的热情，其成（业）绩必然优异。有诗性灵感的人总喜欢新鲜和刺激，特别能适应环境和人事的变迁，他们可以在一切环境中都会有所发现和建树，真是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扬于海”，会意于景，状景如诗，情意交映，其乐融融，于是意快思敏，精工细作，业茂文畅，相得益彰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殷先生能取得人生成功的奥秘即在于常保持诗性的情怀。当今大学文理分科各偏其重，工科毕业生每为就业而苦恼，或难适环境变迁，或抱怨专业不对口，或可专而不能文，工作不顺心，郁郁成疾。若工科生也能具备文科生之素质，可能会是另一番人生天地。当然工科也有工科的长处，那就是数理的精细，如果再加上文科的直觉敏悟，那就是一粒诗性十足的种子，即使将其掷入沙漠，也会顽强地生存下来。

也许我对殷先生钟情于诗的联想过于扯远。其实钟情于诗，也不过是抒情表意而已。写诗自适即可，勿须示人。遥想当年诗三百的作者也不过是自吟自叹，鬼使神差，而今竟目为经典。当今经济全球化、文化多元化，诗歌和诗人都退去了过去炫目的光环，不少人痛心疾首，哀叹诗歌的衰败，认为当今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，很

不正常，欲挽狂澜于既倒，其实大可不必。还诗歌于爱好诗歌的人，自娱自乐才是诗歌兴盛的根本。好诗成于自娱的执著和锤炼，经典来源于时代的淘洗和回响。当然殷先生的诗并非一肥遮百丑，以笔者一孔之见，其中也有一些旁人看来不甚成功之作，或一诗中有几处瑕疵，但瑕不掩瑜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殷生先数十年不改其性的诗性情怀，使我浮想连翩。愿殷先生诗情长茂，快乐永年。

蒲国树

2008年12月27日于东溪陋室

作者自序

年届古稀，得有闲暇，忽然想起把历年所写小诗辑成一卷，留给晚辈和送给亲友作纪念，交流并互勉。

早在中学时代我便对写诗产生了兴趣，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由于深受唐诗影响，萌发了写七言诗的强烈愿望。然而我长期学习和从事工科专业，只有高中毕业时那一点文学底子，要写七言诗又从何谈起？那时资讯不畅，从师无门，幸而在七十年代末觅得中国语言大师王力所著《诗词格律》一书，拜读之后，顿开茅塞，收益良多。书中将诗歌音韵及平仄声调建立在现代汉语及其拼音的基础之上，解决了从前难以说清道明的困惑，实为初学吟咏七言诗的一条捷径。

我写的小诗部分出自友人的约请或鞭策，部分属于即兴有感而发之作，用以砥砺志气，开阔胸襟，陶冶情操，抒发情感，并达到自娱自乐的目的。要说自己的写诗水平，充其量算一个见习生而已，也没有刻意追求发表。但在不经意间，经单位及他人推荐，却也在报刊、诗集、广播电台发表了七言诗（及绝句）十余首，这些都已收编在《明月诗草》（因我生于邻水县明月山下、大洪河岸，诗草故名）中。这本小诗集中定然杂有不少荒草，于是想到了我的良师益友（具有教授级“编审”职称的）蒲国树老师来加以雅正。蒲老师在百忙之中批点，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，使拙作增色不少，在所写序言

“水利工程专家的人生境界”之中也褒奖有嘉，令我诚惶诚恐。不过我把他看作是面向社会的高瞻远瞩，倡导“工科生也能具备文科生之素质”，这正是与当代中国要求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综合素质人才一脉相承的。在此，谨对蒲老师给予我的鼓励和指导表示由衷的感谢！真诚期望本诗集读者不吝赐教和雅正。

二〇〇九年元月



涪陵龙桥火电厂厂区全景



垫江县双河水库拱坝



涪陵区天宝寺水库拱坝



作者（左四）在现场向水利部矫勇司长汇报涪陵龙潭水利工程



作者（右）在龙潭水利工程开工典礼会场与王代碧同志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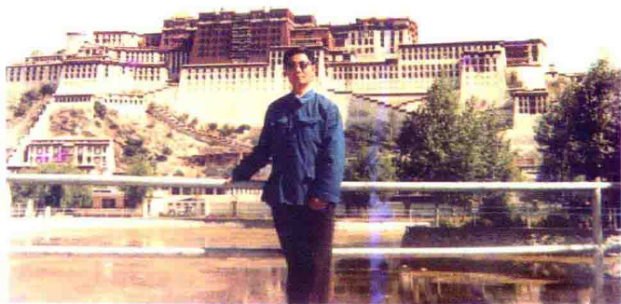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路过葛洲坝水电站时留影



作者（左四）参观黔江在建大河水电站时合影



作者在布达拉宫前留影





母子情深——作者妻子与儿子在都江堰索桥上留影



作者与妻子在南京夫子庙前秦淮河畔合影



作者与妻子在杭州西湖合影



作者在洞庭湖滨岳阳楼前留影

作者旅游黄山时留影



作者沿江旅游时在船上留影——背景系巍峨的石宝寨



作者在1992年夏在深圳高楼上眺望香港新界





作者（左一）与昔日同学在杜甫草堂内合影



作者（右）与同学彭应时在母校（原成都工学院）教学楼前合影



四世同堂——作者母亲九十寿典时（二00九年正月初二）一家合影



四世同堂——作者母亲九十寿典时（二00九年正月初二）全家合影